

HAI PAI SHU HUA

書海
畫派

2008// 4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钱行健的国画艺术
- 蒲华的诗
- 王氏四世 薪尽火传
- 《刘一闻书画》《得润楼印选》《一闻艺论》
- 出版发布仪式暨作品讨论会
- 海墨三十年
- 戴逸如挂历新作《护生者安宁》
- 浓墨重彩 直抒激情——读杨列章先生的山水画
- 沉迷宋元亦一统——为《张德宁画集》作序
- 功力与个性——陆春涛花鸟画漫谈
- 传统笔墨拂新风——观徐立铨先生之大写意花卉
- 春风得势书之疾——吴寒松的笔墨空间
- 徐之麾书法篆刻作品选
- 视通万里与东方情愫——浅议赵宗概的写意人物画
- 第三代海派书画家“后四杰”
- 怎样识记小篆（八）
- 谈繁简字在书法中的运用

海派書畫

HAIPAI SHU HUA
2008/4 目录



艺术指导委员会	林曦明 张桂铭 韩天衡 朱国荣 陈燮君 刘一闻 冯子豪 舒士俊 赵士明 周逸范 戴逸如 林子序 廖峰 王延林 许根荣 耿忠平 华振鹤 赵栋樑 范奕彬 蔡伟平 杨波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 封面人物 00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钱行健的国画艺术 江宏
大家风范 012 蒲华的诗
名家聚焦 014 王氏四世薪尽火传 华振鹤
艺苑传真 026 《刘一闻书画》《得润楼印选》《一闻艺论》
出版发布仪式暨作品讨论会
036 海墨三十年
046 “百年海派——名家作品展”
047 “百年海派——馆藏书画展”
翰墨清芬 048 戴逸如挂历新作《护生者安宁》
051 江氏画派薪火相传 施元亮
052 浓墨重彩 直抒激情——读杨列章先生的山水画 耿忠平
058 笔墨随时代 丹青谱新章——任耀义绘画印象 王平
山水篇 064 沉迷宋元亦一统——为《张德宁画集》作序 祝君波
070 精写山水松入风——浅谈顾宏的山水画创作 萧峰
074 邵仄炯山水作品选登
花鸟篇 078 功力与个性——陆春涛花鸟画漫谈 易英
084 传统笔墨拂新风——观徐立铨先生之大写意花卉 郭奕华
书法篆刻 092 春风得势书之疾——吴寒松的笔墨空间 卢金德
100 徐之麾书法篆刻作品选
长三角名家 106 视通万里与东方情愫——浅议赵宗概的写意人物画 金宝敬
112 刘祖鹏水乡画作品选
118 潇洒脱俗 酣畅淋漓——读叶鹏飞的书法 陈清
122 文心静气——王平的山水画艺术 曹玉林
一家之言 126 第三代海派书画家“后四杰”——论刘海粟、徐悲鸿、
张大千、潘天寿的艺术地位及历史影响 王琪森
画苑掠影 130 太阳虹画廊与“刘一原心象风景展”
艺学交流 132 怎样识记小篆(八) 林子序
汉字探源 135 厚德载物 王延林
136 谈繁简字在书法中的运用 王延林

海派書畫 2008/4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长乐路672弄33号

印刷：上海市豪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8.5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322-6117-8

定价：30.00元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钱行健的国画艺术

■ 江 宏



钱行健 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自幼酷爱书画，曾从名士袁容舫先生攻习山水、花卉及文学、诗词、书法。1954年后从名画家江寒汀先生专攻花鸟画。1963年后又致力于中国绘画理论的研究。数十年来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绘画艺术，博采众长而自成体系，作品清新雄阔，体格高雅而独具风貌。

1956年获上海市青年美展甲等奖，以后历年在上海市及全国各重要画展中均有作品展出。1984年首次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同年和1985年、1990年先后三次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1988年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1991年、1992年在日本大阪、札幌举办画展。1980年以来作品多次被选为出国展品，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德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区展出。也曾多次代表上海市去日本展出。1986年应邀赴日讲学和示范交流。同年入选“六国国际美展”和“昭和画展”。1996年在上海美术馆再次举办个人画展。

著有《百鸟图》、《钱行健画集》二册，《中国画技法丛书》和台湾出版的《涉禽》、《游禽》、《鸣禽》等画集共十五种，以及香港、国内各主要刊物的各种出版物百余种，其中有关艺术论述的论文共约十余万字。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外国语大学艺术副教授、上海书画院特聘画师、上海黄浦画院副院长、香山画院艺术顾问。

“海派”的繁荣，与花鸟画的发展密切相关。“金花银脸要饭山水”之说，表明了花鸟画的地位。所以，在上海竖起一面花鸟画的旗帜者，必留名于画史。钱行健入江寒汀之门，应该说是幸事；江寒汀的笔法严谨，色彩鲜丽，构图稳健，无疑是钱行健深厚的写实功力的基础。但江寒汀又是一座不易逾越的高山，入江门是幸事，出江门是难事，出江门要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更是难上加难的事。其实，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都会有知难而上的勇气和精神，只是成功者太少了。这便是艺术，便是艺术的魅力。钱行健入得江寒汀之门，是他明智的选择和老师明智的接纳，他苦学勤练善于变通，使名师出高徒，使蓝而成青，这是老师的愿望，也是他自己的目标。

花鸟画经陈白阳而徐青藤，八大山人而扬州八怪，大写意泛滥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钱行健当然知道前辈阔笔大写意的妙处，也知道这些前辈个性迥然、及身而止的风格，是断不能沉迷的。他从华

岳突入，因为有老师的榜样在侧，他轻而易举地潜进华岳的花鸟世界，无疑找到了一片宽广的天地，上可达两宋，下可从容应对明清，中间又可与元代王渊、张中、边鲁的水墨写实花鸟进行交流，疆域大了，眼界也随之开阔。

我们时常能见钱行健的工笔花鸟，一丝不苟，毛羽毕现，工致到极细极微，依然满纸生趣。寓刻意于无意之中，是钱行健大智慧的表现。工笔画并不是写意画的基础，但工整精致的创作精神，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所必须的，这一点，工笔和写意应无二致。看过钱行健的工笔，便知他对待花鸟画的创作态度是何等认真了。钱行健的写意花鸟，无论空阔旷放，还是小笔勾写，无论是苍劲逸动，还是温润透丽，都从不轻率，从不草草了之。看似一泻千里，实则起迄分明，错落有致；看似随意挥洒，实则法度严谨，开合张弛均从理、节的掌控。钱行健的写意花鸟画，坚持了写实的理会，发挥了精致的精神，再加上写实功力，任何花鸟形

象，无画不似，无似不沾染笔情墨趣，说白了，画啥像啥，形象的笔墨趣味浓烈。

说钱行健有出蓝之誉，是因为他参透了华岳的妩媚明丽，一改乃师的稳健，画出了迷茫飘逸的境界，又常常出奇制胜，时时吸取新鲜而有活力的画法。因此，画面丰富了，画意灵动了，生活气息大增，笔墨醇厚耐人寻味。特别是钱行健大病之后，恢复了创作，元气依旧，而且还多了一些苍凉的意境。经历大难，是一种磨练，人生的境界更上层楼，艺术的境界也随之高涨。

现在的钱行健，举止稳健，谈吐清雅，态度谦和，真有那种艺高望重的“老先生”——我们心目中老一辈大画家的风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钱行健的德行、气行健朗高敞，他自强不息地奋斗了大半生，成就有目共睹，他还是奋发向前。艺术永无止境，他的艺术创作也就生生不息。

2008年10月22日于尚尚书屋



钱行健·碧荷生幽泉



钱行健 · 和美



钱行健·高洁

匀染十冬艷絕當年
欲占春風晚起忙
心移晚來醉面朝紅
宋范成大牡丹詩
錢行健書於上海之寓所
丙子年夏月行健作



钱行健·艳绝当年

和諧
丁亥年夏月
錢行健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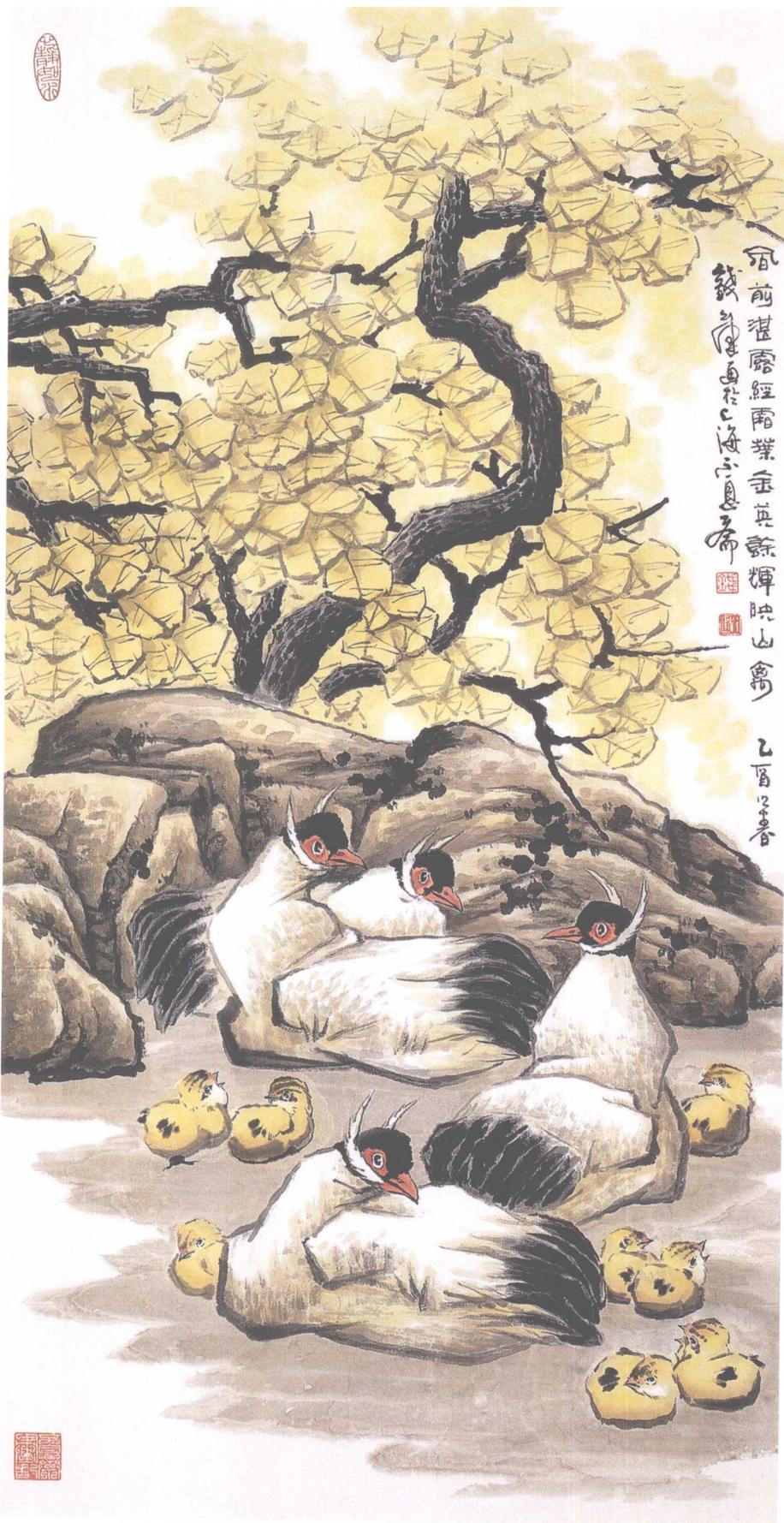
钱行健·和谐图



钱行健·霜菊独妍



钱行健·春寒双禽图



钱行健·风前湛露经霜叶



钱行健·翠竹栖禽



钱行健·翠羽丹葩相映辉



钱行健·玉骨冰姿

蒲华的诗

在海派各家中，蒲华（1832—1911）是最为平民化的一员。他的画风豪宕壮阔，大趣盎然，极具现代意味。虽然他“平素作画，不自矜重”，但吴昌硕珍爱有加，曾告诫后辈“蒲作英墨迹千万要看重”，只是彼时像吴昌硕这样眼光的人不多。举世看重蒲华的艺术，还是上世纪末叶的事，距离蒲华去世已将近一百年了。蒲华重新被发现，肇始于改革开放后人们对晚清画坛的反思，特别是对20世纪传统海派四大家之首吴昌硕的研究，也离不开市场经济下对海派的聚焦。而蒲华美术馆在蒲华之乡嘉兴的成立，则预示着蒲华艺术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一位画家，当然要从作品开始，弄清他的独特风格和独特成就。蒲华的作品，有墨竹，有花卉，还有山水，同时也有书法。而且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多以行草书题上自己的诗作，绘画酣畅奔逸，题诗风神流丽，书法笔走龙蛇，在同时代的海派画家种，真正在诗书画结合上出人头地者，大概除去吴昌硕就是蒲作英了。因此，要研究蒲华的艺术，还不能就画论画，还必须关注他的书法与诗歌。古云“诗为心声”，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画家诗歌更体现了“诗中有画”的特点。为此，我听说蒲作英诗集《芙蓉庵燹余草》之后，便总想一读为快。这不仅是为了深入研究他的绘画，也是因为蒲华的生平思想，缺少充分的文献记载，不深入考察他的生平思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便不能阐发蒲华艺术的成因，引出有益的历史经验。他的诗集则是最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燹余草》中诸诗，或豪情慷慨，或绮思缠绵，虽无诗人之诗的精求格律，但不仅饶有诗味，而且对提供了解蒲华三十三岁前生活、志趣、思想、婚姻、交游、行踪方面的宝贵资料，对研究早年蒲华生活及其思想艺术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摘自薛永年《芙蓉庵燹余草》序

题钱晓廷蓉桂画扇

影纷金粟映琼蕤，凉色幽香妙一时。
拟向月明赋招隐，镜中秋艳拒霜姿。

西泠桥苏小小墓

旷世真知己，青衫溅泪痕。
萧条词客酒，哀艳美人魂。
杨柳是情种，桃花无钝根。
千秋一惆怅，松柏翠烟昏。

忆西湖

百旬小别武林城，秋草离愁一夜生。
历代兴亡山不碍，终年歌舞水多情。
筑堤善政蛟龙徙，误国馀哀蟋蟀鸣。
几作观鱼濠濮想，六朝烟柳钓丝轻。

过甫里先生祠

一往情深甫里中，烟萝今得访诗翁。
池无鸭斗存春水，树作龙吟响暮空。
入梦有灵昭后世，累征不起蹈高风。
真能看却功名淡，宠辱俱忘事钓筒。

蠡 墅

荷花时节泊扁舟，流水斜阳范蠡愁。
我坐酒楼餐秀色，名山青入古苏州。

送马景伊之沪城

水国蓼花妍，扬舲抵海天。
锦心驰孔翠，奇气倚龙泉。
柱走题桥笔，尘飞祖逖鞭。
临歧语珍摄，风笛酒樽边。

春 思

门前几树碧桃花，春色年年属画家。
拾翠归来呼斗草，风吹莺语过窗纱。

醉题海月楼

凌空懒拂钓鳌竿，沧海微茫乘兴观。
风大横吹星点动，波旋圆转月轮寒。
鼋鼍气壮吞危石，鸿雁声高过画栏。
此夜吟怀豪宕处，酒肠谁似谪仙宽。

暮春感怀

栏杆昼静日初斜，只为春残感物华。
几处离人攀弱柳，半空饥鸟啄飞花。
瑶琴寂寞眠书榻，玉珮琤瑽换酒家。
输与长安游侠子，满楼明月听琵琶。

秋雨

不谈剑术不参禅，茶熟香温白昼眠。
巫峡云痕形外梦，茂林秋色病中缘。
黄金难铸英雄泪，丹篆无名逆障仙。
毕竟远观观未远，一听凉雨百愁牵。

登葛岭过半间堂

不见贾秋壑，惟闻蟋蟀声。
草虫矜小勇，宰相误苍生。
歌席诸姬艳，神碑片玉明。
东山有丝竹，心战一棋枰。

水阁

高阁枕溪水，凉秋客梦恬。
菱花迷玉蝶，桂粟饱银蟾。
瓣蕙编书卷，浮尘扫笔尖。
幽期来觅醉，酒价隔村廉。

野庙题壁

满空风雨宝刀鸣，戾气潜消正气生。
凛此沧桑成小劫，肃将冠佩振文明。
千杯竹叶开春社，百树梅花忆子城。
转瞬便逢新甲子，瓣香好祝际承平。

芳丛

芳丛香雾霭吟楼，漫说乘槎犯斗牛。
倘到神仙犹虑劫，止谈风月亦销愁。
攀躋真觉蓬山远，飞渡浑忘弱水柔。
探得骊龙珠一颗，莫教贻恨暗中投。

红薇花

侵晓金风冷玉栏，情天不老绎云端。
一花一叶清华地，鸚绿猩红总耐看。
秋堂池树歇蝉嘶，假寐南窗唱午鸡。
若个艳生京洛梦，红薇花影粉墙西。

重过凤溪

兰槲缘溪驻柳根，市排丁字接芳村。
许多碧树团愁绪，依旧青衫渍酒痕。
鹤梦微醒荆棘路，鸿群偶集薜萝门。
濂湖共返犹赊愿，野屋凉蝉恼客魂。

石龙桥联句

轻云影度石龙桥，雨霁胥江起暮潮。
一树小桃红欲滴，鸟啼声乱过花朝。

胥江夜泊

烟昏丘壑倦樵渔，山色春妍翡翠如。
惊石壁奇心磊落，逢桃花笑气宽舒。
劫灰远近胡僧话，世事兴衰野史书。
无恙此身孤艇在，篷窗高枕梦华胥。

写梅

春雪初消处士家，挑灯野屋写梅花。
干戈取次将收拾，剩水残山玩物华。

秋眺

紫菊花枝压鬓斜，薄衣未为晚寒加。
隔河有阁临秋水，人立西风看落霞。

王氏四世 薪尽火传

■ 华振鹤

我国历史上，以诗词、文学、书画而父子、祖孙相传者，代不乏人。其中较著名的，魏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晋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唐有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宋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明有文征明、文嘉父子，清有王时敏、王原祁祖孙等。至乎近代，被誉为海上双璧的书画家吴昌硕、王一亭，更以传承四世而为人乐道。吴昌硕一脉，人们常有提及；但王一亭却因种种原因，鲜有论者。值王一亭先生逝世7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就个人所见，为这位在海上画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画家作一简略的介绍。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字一亭，号梅花馆主、白龙山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上海南汇周浦镇。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实业家，他建工厂，办银行，组织“南洋劝业会”（相当于今天的世界博览

会），是上海商会首任会长；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参与光复上海的武装起义，担任沪军都督府农工商务总长，为推翻满清帝制作出了贡献；作为慈善家，他“亟以慈善事业为己任，夙夜彷徨，不辞劳瘁，四方之灾黎得以存活者无数”。平时持斋诵佛，捐金立寺，尤其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期间，他以中华民族博大、宽容的胸怀，捐钱物，捐字画，赈生者，祷亡灵，不遗余力，从而博得了“王菩萨”的美誉。

尽管如此，王一亭在本质上依旧是位文人画家。吴昌硕在《白龙山人小传》中说：“始晤山人，意一经商巨擘耳。久久过从，乃知山人有了解智慧毅力”、“嗣迫于境，经商于沪，暇则喜弄翰墨，吟咏自适。”这确是知心之论。

从小，王一亭便受外祖母启蒙，读书、写字、习画，这个习惯一直陪伴了他一生。即使后来事务杂沓，酬酢纷繁，依旧每天赋诗、作画不辍。他自述：“余自十二三龄即喜作画……见物象有生趣者，取纸涂抹……自客沪上，借临名人真迹甚勤。既识山阴任（伯年）先生，益自淬励，而于傅色、用笔，研讨尤深。四十后与安吉吴（昌硕）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观摩既久，领略稍宏。”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王一亭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和勤勉，也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发展历程。

在王一亭艺术发展道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要数任伯年和吴昌硕。早年，他师从任伯年，悉心摹其佛像、人物、花卉、禽鸟，几可乱真；再加上任伯年亲自指点，可说已能准确把握乃师的画中三昧。这时的作品，形象生动活泼，赋色鲜明亮丽，别具清新格调。吴昌硕在为他创作的《瓦雀鸣春》题跋中说：“一亭作画，纯是任伯年先生一路，此帧尤得其神髓。”王一亭当时的画风就



王一亭在作画（后立者为王个簃）

是如此。

自从上世纪初吴昌硕从苏州移居上海以后，王、吴两人相交日益密切起来。事实上，正由于王一亭慧眼识人，为吴昌硕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他的作品推介到日本，消除其后顾之忧，才最终促使吴昌硕下决心来到上海。可以说，吴昌硕后期的辉煌，王一亭功不可没。而另一方面，在相知相交的过程中，王一亭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吴昌硕画风的重大影响，逐渐把他的沉雄凝重跟任伯年的清新飘逸相融合而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外似粗疏而内蕴浑厚，构思布局新颖别致；大幅巨嶂则元气淋漓，刚健洒脱，撼人心目。当时，有位高处寒先生撰文指出，他“以其才气纵横，笔力矫健，腾挪奔放，势如天马行空。即令信手拈来，亦成天趣”。

这时的王一亭，艺术已趋成熟，多次在海内外举办画展，声誉日隆。尤其在日本，人们每以得到王一亭墨宝为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早稻田大学为纪念该校创始人及首任校长大隈重信逝世五周年，假《朝日新闻》社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通过日本驻沪总领事邀请吴昌硕、王一亭赴日举办画展。两人获邀后，立即成立“吴王会”进行筹备，允诺各提供30件绘画作品，30件



王一亭儿媳王懿濂、孙女王圣德

书法作品。果然，作品一展出，立即引起轰动，人们争相参观，《朝日新闻》报还撰文介绍，评价极高。展览结束后，吴、王两人把120件精品全部捐赠给了校方。它们至今保存在学校里，作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史的见证。

有道是，薪尽火传。王一亭有子女6人，而能传其艺的仅有幼子王季眉先生。王季眉名传焘，字季眉，生于1903年，卒于1978年。他从小随父亲学书法、绘画，才气过人。吴昌硕在《白龙山人小传》中提到：“山人有伟男子四（吴昌硕搞错了，实际上王一亭有三子三女）皆能自主。其季传焘，画有父风，莽苍可喜。妙善禅师相之，谓其前身乃一头陀云”。

“前身头陀”一说，固然不足议，不过王季眉画有父风，能传父艺，倒是不假。上世纪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已故沪军都督陈其美修建陵墓，年仅

15岁的王季眉为题“气壮山河”四字，与孙中山题的“成仁取义”，林森的“浩气长存”，蒋中正的“精神不死”并列于墓莹，凡是看到的人没有不为之惊叹的。

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王季眉在画坛知名度日益提高，1931年就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访问，作品参加中日绘画展览受到普遍好评，连皇太后都莅临参观。他擅花卉、翎毛兼及人物，皆真率而简疏，豪宕而空灵，色酣墨饱，雄健古拙。所画观音或达摩，往往一笔到底，一气呵成，然后仔细斟酌，慢慢收拾，所以远看有气势，近看有笔墨。与刘海粟、朱屺瞻、吴东迈、王个簃交往密切，说画论艺，或在自家园林里写生。海粟自谦不精通国画，每每让季眉补笔。他的创作，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和对艺术的追求。其作品水平之高，原因便在于此。上世纪50年代后，王季眉生活很是穷困。有人曾提名参加上海中国画院，可由于种种非艺术的原因，未获通过。还是由吴东迈推荐，才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不过，他的经济状况仍未显著改善，最后在贫病交困中去世，令人不禁为之扼腕。

王季眉在他的儿孙辈里，最疼爱外孙陈煜章。外孙聪明，尤其从小就喜欢跟外公画画，令他感到了王氏后裔后继有人的欣慰和喜悦。煜章没有辜负期望。他三天两头上外公家学画，后来又在外公和母亲安排下，随周鍊霞学人物、山水，随乔木学花鸟，随油画家颜文樑学色彩和西洋画技法。终于在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美术厂国画组工作，正式踏上了专业的道路。那时，许多著名书画家如谢稚柳、陈佩秋、朱屺瞻、陆



王一亭幼子王季眉、孙女王圣德

俨少等都经常来讲课、交流、示范。煜章耳濡目染，眼界大为开阔。这就使他作品水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热潮的出现，煜章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投身商界，活跃在海内外，近些年又海归回到大陆发展。如同曾外祖父王一亭，煜章即使身处利禄之场，依旧心系艺术，作画不辍，留下了不少的作品。

陈煜章擅画人物、花鸟，兼及山水。他笔下的古装仕女，明眸善睐，顾盼有姿，而且造型细腻，线条流畅；花鸟画则笔墨灵巧，色彩艳丽，清新活泼，呈现海派特色。他的画在继承先人画风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个性，画路更宽，也更富时代气息。

王氏四世，薪尽火传。传，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有同有异，同中求异。这是画家个性使然，更是时代变化带来的审美情趣变化使然。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的这种异同，乃是近代中国画发展的一个缩影。



王一亭重外孙陈煜章



王一亭·秋塘莲花图